

2m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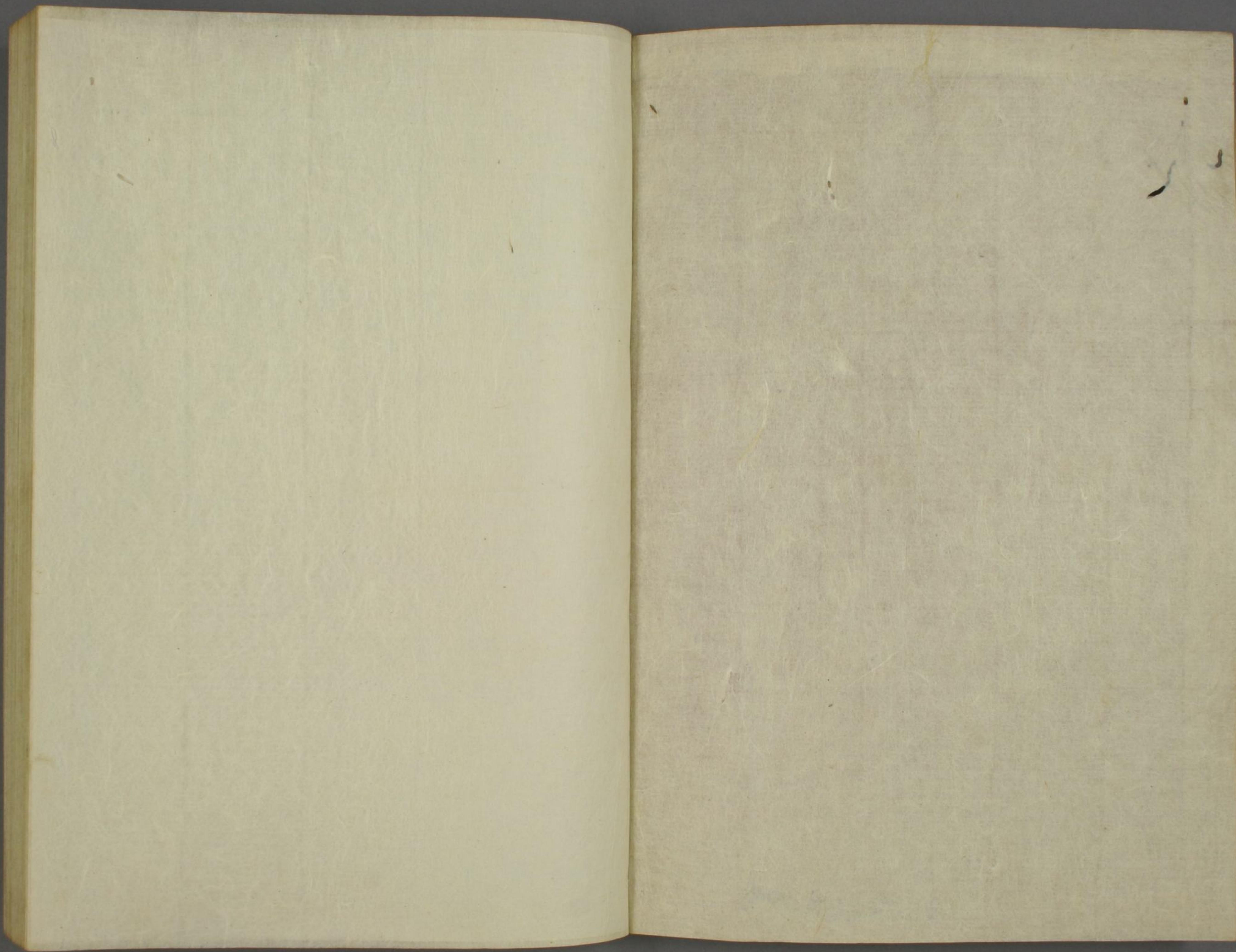
62



叶今法書苑

三十一
三十五







古今法書苑卷之三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甫編

十一之墨蹟四

右軍書語

十二月二十四日羲之報歲盡感歎得十二日書爲慰大寒比可不吾故羸乏力不一一王羲之報樂湯諸人佳也令知問朱博士何時當還君可致意令速還也想無稽笛

吾至今日欲不復見字

君小大佳不至此乃知重熙往覺少不得同行萬恨萬



恨云出便當西念遠別何可言遲見之度今或以
在道如無人往心不堪甚憶之不忘懷之無已故
示知問義之頓首

妹不快憂勞餘平安

未得安西問玄度忽腫至可憂兼得其昨書云小差
然候自忍難耶

初月十二日羲之累書至得去月廿六日書爲慰比
可不僕下連連不斷無所一欲噉輒不化消諸弊
日甚不知何以救之固然力不一一羲之自
昨迄有書至此故不多也遲書不悉耳

知尚書中郎無恙爲慰不得吳興問懸心數吳中問
耳小奴在此忽患瘧比數發今日最微大都輕瘧
耳尚小停今在吾廄中念猶懸心小患耳無所垂
心須佳乃去

此年不可言得知足下問吾忽忽力數字
直遣軍使者可可各差十五人耶合三十人足塗一

周事

足下知消息今故遣問使至具示之力書不一一王
羲之白

方回遂舉爲侍中不知卒行不云相意未許爾者爲

佳比得其書云山海間民逃亡殊異永嘉乃以五百戶去深可憂深可憂此間不乃至此足下郡內云何糧遲日廣遠恐此不弊不已

都下書殷生論議殊異處下之道故當思同歲寒盡付此書還

二十三日羲之報一日得書皆在計所不得有反轉熟卿各佳不定何可得來遲固因不一一頭王羲之報缺字

論亦不能佳體懷省無所言然卿共給人事及使俊吏民論者亦謂大任意在世中政自不得不小俯

仰同異卿復爲意卿此懷亦當塗一玄目不能勉人土耳

見尚書一日遣信以其必宜有行者情事恐不可委行使耶還具問亦以爲尚書諮懷復遣諮吳興也官舍佳也節氣故不過適可憂彼云何昨得熙也比佳甚慰甚慰得官奴晉陵書賓平安念懸心比粗佳一日書比一一

民以頃情事不可不慙思自補節慙以食噉爲意乃勝前者而氣力所堪不如自喪初不哭不能不有時惻愴然便非所堪哀事損人故最深益知不可

不豁之

知汝欲下來是至願然嫂當供養冀郡故有理若宣
城琅邪不果南南空缺可作者此信還具白當與
與在事論若無空空缺缺不可須留者便可此昨
來下計也上方大枋想與不過數枋足彼故當足合
偶此耳人力當初足下果爾可白吾當託桓江州
助如此不辨得遣人船過汝當具東攻枋枋三四
五小可三字注當自力蕪湖迎汝故可得五六十人
小枋諸謝當有便是見今當語之大理盡此信還
一白脾痛不可堪而此作書欲不能成之

知祖下數祖伯諸人問助慰絕不得兄子問懸令可
言此于南北旨使無理比欲難久也亦同失人竝
甚勿勿

省告一一足下此舉由來吾所具卿所云皆事情言
權事之重其當當字塗傍注廢情以宜非書所悉見
卿一一

勿小行多晝夜十三四起所去多又風不差腳更腫
轉欲無理至不可勞而如此書疏自不得已唯絕
歎于人理耳二妹復平安昨來山下差

吾陟冬節更覺風動日日增甚去月十日便至委窯

事事如去春但爲輕微耳尋得小差固耳不能轉勝況滯進退體氣肌肉欲便大損一憂懷甚深今尚得坐起神意爲復可耳直疾不陰晝夜無復聊賴不知塗此得覽有問還得缺字一甚爲不如今忽忽目前耳年亦惡欲不得書耳令足下知問

七月十五日羲之白秋日感懷深得五日告甚慰晚熟盜君比可不遲復問僕平平力不及一一王羲之白

知君患隱何以及爾是爲疲乏極也一知此事恐不可以不絕骨肉之憂無論人事也乃甚憂君君自

量過數患不以輕心若事不爾當理何飲日三斗小行四斗至可憂慮加桓公書旨闕其能去恐不能平

阿刀近來對下上下皆佳美夫數白

鄙故匆匆此信過不得熙書將其書一一也小大佳不賓轉勝皆謝之賢姊大都勝前至不欲食駕羸恒令人憂餘粗佳

得書知足下且欲顧何似不進耶向謝生書晚欲往知登亭亭山非所辨故可共集諸生處山可他日耶王羲之白

不得君家書疏多往來皆平安耳今年此下節氣至
惡恒令人危心幼小疾苦故爾憂勞不可言

七月二十一日羲之白昨十七日爲慰極有秋氣比
可耳力及一一王羲之頓首

近復因還信書至也

得九日問亦云鄙平平想得涼轉勝以疾乃服法必
解此意

來月必欲就家而得其問尚多溪毒當復小却耳僕
故有至臨川意高未定自更有果南行者還乃得
至壽春耳

得都九日問無他

得豫章書爲慰想以具問昨得都十七日書竟還蠡
臺令人憂其諸處分猶未足余參軍旦夕至也遲

一一

殷廢責事便行也令人懷帳無已

安石定目色令人帳然一爾恐未卒有散理憂期諸
處分猶未定懸益深念君馳情又遣從事發遣君
無復坐理交疾患何以堪何以堪此恐屬無所復
厝懷慨亦小大不可言且憂君以疾拖曳不易

得惠州書轉佳此慶慰可言云與君數數或採藥山

崖可願樂遙想而已云必欲克餘杭之期遲此不可言要須君旨問僕事中久宜暫東復令白便行還當至剡堵上二十日後還以爾政當與君前期會耳遲此情無二三

昨暮得無弈何萬此月二日書甚近清和耳差賊故在許下自當丁也桓公未有日阿萬定吳興未復弘道近書見與弘遠書恐卿不得久坐何汝休椎玄不想能數足下皆令知間

矇風醪今年以晚年來其主不起首者想者想或可得借手

得反又獲示知足下發動脇腫卿此疾苦甚似期二
想消缺字一當轉爲何治也吾爲亦劣劣大都復是平平隔爾許日前後有其效何喻冀良日晚散耳尋後知問王羲之

羲之頓首賢女殯斂永畢情以傷惋不能已已況足下愍悴深至何以爲心柰何柰何不能無時之痛憂卿便深今何之患深達旣往吾至勿勿力知問臨書惻惻王羲之頓首

賢皇如何何可爲心唯絕歎於人理耳諸猶爾憂勞深以缺字列行底足下遣臨憊次今取書矣

得謝范六日書慰桓公威動當求之於古令人歎息此當集姚襄也

斷酒事終不見許然守之尚堅弟亦當思同此懷此郡斷酒一年所省百餘萬斛米乃過于租此救民命當可勝言追復重論想當有理卿可復論

和數致苦言於相時弊亦何可不耳頗得桓應對不吾畫未彼得桓吾軍書云口米增運皆當停爲善

問董祥吾亦得之冀必來祭時得知甚佳頃日憤憤不暇復友此省示及乃服憶之耳

頭上缺字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誠心者疑謂之累積頻書想至陰寒想自勝常皇矣漢祖慕堯此四字真義之死罪荀葛各一國佐命宗臣觀其轍迹實奇士也然苟獲譏于憂卒意長恨恨謂其私濟之心宣被大道諸葛經國達治無間然處事而無玷累獲全名於數代至於建鼎足之勢未能忘已所謂命世大才以天下爲心者容得爾乎前試論意尤欲呈多疾憤憤遂忘致今送願因暇日可試並省大期賢達興廢之道不審謂粗得阡陌不信所懷願告其中并示朗子意同異復云何懇然無

詰敘之其每因輸墨便如暫展羲之死罪此一帖真行

足下行穰注九還意應決不大郁當在縣量宜其令

缺二字因便在爾立疾王羲之白

羲之死罪近因周參軍自牒伏想必達此以過時速
欲深哀兼傷摧切割心情柰何柰何須更寒食節
不審尊體何如不承問以復經月馳企民疾恨治
滯了無差候轉久憂慮缺一八字遣信自力力白不宣

備羲之死罪

足下各可不都五日書今送謝即至想深得免狠耳

王羲之白

墳墓在臨川都行欲改就吳廿兩行注吳中終是所歸中

軍往以還田一頃烏澤田二頃與吳想弟可還以
與吾故爾想弟居意故加注言思終高也是以思
同之此田三頃樂吳舊耳云卿軍府甚多田也上已缺八字

宜書一用心更差次忠良

十九日羲之頓首明二旬增感切柰何柰何得十二
日書知佳爲慰僕左邊大劇且食少至虛乏力不
一一王羲之頓首

十二日告李氏甥得六日書爲吾劣劣力不一一王

羲之書 行書

羲之死罪伏蒙殊遇求之本心公私愧歎無言以爲
去月十一日發都爲遠朝廷親舊永離情懸兼至
良不可言且轉達非徒無諮詢覲之由音問轉復難
遇情慨深矣故肯遣承問還願具告王羲之死罪
君從凋落將盡餘年幾何而禍痛至此舉目摧喪不
能自踰且知方左右時務公私所賴一旦長逝相
爲痛惜豈唯骨肉之情言及摧惋永往柰何表妹
委窓示致問荒憤不得此熟不能不取給腹中便
復惡無賴

羲之死罪累白想至雨快想比安和遲復承問下官
劣劣日前可力白不具羲之死罪

皆以具示復白耳羊叅軍尋至具一一子其諸人何
事耿耿心剝行終不可居處

餘皆平安也此五字一行缺

及以余弟食後來想必如期果之小晚恐不展也故
復旨耳羲之報

增運白米行來者云必行此無所復云吾於時疏平
致誠不易然大老子以在大臣之末要與居時仕
危可坐視艱危今便極言於相井與殷謝書皆封

示卿勿廣宣之諸皆謂盡當今事宣直恐不能行耳足下亦可思致若言耶人之致誠故當有所回不爾坐待死亡耳當可已上缺字

吾復五六日至東縣還復致復致問

想官舍住見吾運近書甚慰仁祖轉佳然疾根不除尚令人憂得問不未復反書甚慰八月共至窟山看甘橘思君亦深相鍼已還日夕展也故復旨示

義之報

小大佳也不得尚書中書問耿耿得葉書慰之亦得棄此字未詳數有恐是人名書爲慰令付還安萬快去不可

言卿書致

適阮兒書甚氣散參廁差篤憂之恒恒

貴奴差不想不成大病傷寒可畏令人憂奮盡消息也

蚶二斛蠣一斛前爾噉蚶得味令止送此想噉之故以爲佳比來食日幾許得味不具示所欲示之

若治風教可弘令忠著于上義行于行雖古之逸士亦然况下此者觀頃舉措君子之道盡矣令得雍

君還君屈已申時亥平頃命朝有君子曉然復謂有容足地當如前者雖患九天不可階九地無所

逃何論於世路萬石僕雖不敏不能期之以道義
豈苟且苟且若復以此進退直利動之徒耳所不
忍爲所不忍爲

上方寬博多通資生有十倍之覺是所委悉乃有南
眷情足下謂何似示一勿宣此意爲與卿共思之
省已付火

諸暨始寧屬事自可得如教丹陽意簡而理通所屬
無復逮錄之煩爲佳想君不復頃言謝丹陽亦云
此語君諸暨始寧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汚身穢蹟可謂艱矣今

僕坐而獲逸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達天
不詳四字注頃東遊還修治桑果令盛敷榮卒諸子
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耳割而分之以娛目
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
有輕薄庶令舉榮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
如遇車廄去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
顧養閑適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懼謙雖不能
興言高詠銜盃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
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
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于此也君察此

當有二言不直所謂賢者志其大不肖志其小無緣見君悉心而言注五字以當一面

想大小皆佳知膚猶爾耿耿想得夏節佳也念君勞心賢妹大都轉差然故有時嘔食不已至是老年衰疾亦非可倉卒大都轉差爲慰以大近不復服散當服陟釐也此藥爲益如君告

大都夏冬自可可春秋輒有患此亦人之常期等平安善在此羸小差先生至甚歡慰具卿如面也

大婚定勞道也

先生頃可耳今日畧至遲委悉知樂公可知爲慰桃

膠亦得何以少耶專一物不移乃不惡也元迎不至意知陽意事進願人之善

行政五十日不復得問懸情皆佳也如何胎疾患胡

胡想今差還得吳興

缺一

爲慰云得穎陽書平安

慰意不得吳諸人問懸遲之也

行當是防臣流逸不以爲利耶此禁止於郡爲由耶更若不由上命而郎中求絕者此爲以卿之尋詳白之

古之御世者乃志小天下今封域區區一方任耳而恒憂不治爲時耻之但令卿重熙之徒必得申其

道更自行有餘力非相私也

甲夜羲之頓首向遂大醉乃不憶與足下別時至家
乃解尋憶乖離其爲歎悵言何能踰栗散入理之
常亦復何云惟願足下保愛爲上以候後期故
遺此信期取足下過江問臨紙情塞王羲之頓首

足下識先日言信信具

此一帖字缺

前得君書卽有反想至也謂君前書是戲言耳亦或
謂君當舉不失親在安石耳省君令示頗知如何
老僕懷謂君禮之方復斯言愧感誠心之不著若
僕世懷之不盡前者自當端坐視時直方其道或

將爲世大明耶政有救其敝算之佇孰悉不因放
恕之會得其於奉身而遐良有已良有已此共得
之心不待多言又爲年幾何而逝者相尋此最所
懷之重者察頃經營食之資如有一方欲盡顧養
過此以往未之敢聞言止於今也

知諸賢往數見范生亦得其書爲慰又得孔王書亦
云不能數何耳耶江生可耳斷絕冀涼集也得司
州十六日書諸疾患至憂之至深事有斷未想桓
公所使欲謝生大約情和至慰安以當吳興遲見
之也

知須米告求恒如雲此使大之初今勅以米五十斛
與卿有無當共何以論借

今有教勅付米可送之

數上下問如常何可得集耶念馳情未冀果結念志
問

不得東陽問想卿婦遂平復耳聾皆不謝之幼小可
行華母子平安知足下望整還歲內有何理過歲
必有理必思存足下復得一叙平生當可言得卿
書尋恩反覆但有悲慨比者但當數年耳

畢必果思遲見面不可復得比與范期後後月五日

遂乃克日還遣旨進

須猶小差欲極目之娛而吏卒守之可游歎東陽化

果似小可何日得卿諸人歎自缺此字

鄙疾進退憂之甚深使自表求解職時以許乃當是
公私大計然此舉不深似添字文疑不是之於始二三無
所成可以爾從女其劣欲知消息

足下所欲餘姚地輒勅驗所須輒告
此雨過將為災想彼不必同苗嫁好也

比見敬祖小大可耳念孫阮諸人皆何似耿耿

尚書中郎諸人皆佳此面雖近隔諸惡卿度還且夕

吾頃曾中惡不飲食積日匆匆五六日來小差尚甚
虛劣旦風大動舉體急痛何耶賴力及足下家信
悉王羲之

永和九年云云另見

未若任所遇逍遙會良辰三春啓羣品草字寄暢在
所因其仰眺碧望一作天際俯瞰凝盤作綠水濱寒廊
無涯觀萬目琨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羣
籍雖參差適我非所新其二猗歟二三子莫匪齊所
托造真探玄根涉世若過客前世又所期虛室是
是我宅自前字至注遠想千載外何必謝曩昔又

人相與形骸自脫落其鑑明去塵垢止則鄙吝生
體之固未易三觴人天刑方寸無停住矜伐將自
平雖無絲與竹玄泉有清聲雖無嘯與歌詠言有
余馨取樂在一朝寄之齊千齡四融合散故其常修
短定無始造雜不整停一往不再起於今爲人神
寄信同塵滓誰能無慷慨散之在推理言立同不
折河清非所俟五其

十一月四日右將軍會稽內史卿邪王羲之敢致書
於司空高平郗公足下上祖舒散騎常侍撫軍將
軍會稽內史鎮軍儀同三司夫人右將軍劉氏女

誕晏之允之充之建威將軍錢唐令會稽都尉義
興太守南中郎將江州刺史衛將軍夫人散騎常
侍荀文若女誕希之仲之及尊叔廩平南將軍荆
州刺史侍中驃騎將軍武陵康侯夫人雍州刺史
濟陰郗詵女誕頤之胡之耆之美之胡之侍中丹
陽尹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妻常侍譙國夏侯氏女
誕茂之承之羲之妻大常一作宰高平郗鑒女誕玄
之凝之肅之操之徽之獻之肅之授中書郎驃騎
諮議太子左率不就徵之黃門郎獻之字子敬少
有清譽善隸書咄咄逼人仰與公宿舊通家光陰

相接承公賢女淑質貞亮確懿純美敢欲使子敬
爲門閥之賓故具書祖宗職諱可否之言進退唯

命羲之再拜

此是郗家論旨書迹似夫人

六駿師子虓豹熊羆鹿驚鴻鷗

更失也失兵行知僞飭者至墮也將不思是爲無功
也將不受讒者爲士有離心也

將每一行兩字飛白

瓊頓首云云

一日上盛化門云云

師氏垂誥

已後不錄是勸學篇

一卷章草急就云云

良深某路某滯久矣況今季末無所多恤足荒何足
恤於此足下志喬外有由來 及然已勢觀之
恐卿入貴于不令耳書政當爾不王羲之白
知以智之所無柰何不復稍憂此誠理也然之懷何
能已乎未能得回書何能悉但深得近期贊還故
因教初月日

吾胡孰頃水田卿出都可遣就之墓不知處去年餽
之者知似是俞進可問之卿不出停此

親佳為慰恩後諸能數不想昨畔足以日此粗佳二

謝叔喪興公近使此使索然去度來數日疾病使

去行復來阿方差大事間有垂慮安佳行來遇大
蕩然阮公政散耿還粗可可呼賀祭酒俱

足下欲同至上虞一宿還無所吾初至便與長史俱

行無不可

吾為卿佳此聲者且此懷自不復聞之於時

小大皆佳也度有近問不得上虞甚佳足下當能不
思回卿前云當米何能果也遲散無喻吾後月當

出比者念爾

下近欲麻紙適成今付三百寫書竟訪得不得其人
示之

省書知定疑來汝居長臘所要兒雖小要爲喪生劉夫人虛坐在堂政爾遠來于禮誠不可近所以狼狽遺迎汝情地雖忍又恐有性命慮得來想慰憚實室計是以不復思此耳若汝能割遣無益得遇喪制遂來居此乃事宜也若自重不能迷哀念須吳旦夕相喻者當來汝當自若吳意盡此也

若來大小祥當復出者殊更良昌若汝不出農當單出汝能遣農遠行不諸皆當自詳計審今日遲望日而更未定殊更恨恨不可言

此乃爲汝求宅謂汝來居止理軍間何可久處而情

事不得從意可歎可歎終果來居者故當爲汝求宅以書示農

初月二日羲之頓首忽然此年感遠兼傷情篇切心奈何奈何念君哀窮奄經新故仰慕崩絕豈可堪忍比各何似相不忘當深消息以全勉爲大僕衰老殆是日不如日力知問王羲之頓首

羲之死罪復蒙殊遇求之本心公私愧歎無言以喻以去月十一日發都爲遠朝廷親舊乖離情懸至良不可言且轉遠非徒無諮詢之由音問轉復難通情慨深矣故旨遣承問還願具告羲之死罪

思率府朝得書却問足下但尚頻極之不一一定尋
料無極之不一一定尋料無

初月一日羲之報忽然改年改感思兼傷不能自勝
奈何冀更寒諸疾此復何似不得問多日懸心不
可言吾猶小差甚尚劣方遣不足羲之尋料無
卿各何罪先羸而處至痛弟憂深重只得寬遣我並
乏勿自力不報

^忙上下可耳出外解小分張也須產往迎慶思之不
可言知靜婢亡猶爾甚懸心

表妹當來悲慰不言下家當慰意令知之

期小女四歲暴疾不救哀愍痛心奈何奈何吾衰老
情之所寄唯在此等奄失此女痛之纏心不能已
已可復如何臨楮情酸

知靜婢猶未佳懸心可小須留耳

十月十五日羲之頃首月半哀傷切心奈何念不可
居忍得十三日書知問此何似恒耿耿吾至忽忽
小佳更致問王羲之頃首

謝范新婦得富春還諸道路安穩甚慰懸心比日涼
即至平安也上下集聚欣慶也華等佳不自新婦
母子去寂寞難言思子輩不可言

羲之死罪伏想朝廷清和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
克定有期也羲之死罪死罪

羲之白乖違積年每惟平息痛切心肝惟同此情當
可居處羲之脚不踐地十五年無由奉展此欲奉
迎不審能垂不豫惟垂哽故先承問羲之再拜
再昔來熱如小有覺然書故難堪知足下患之圍甚
是不爲患吾期耳無佳自得此熱憔悴終日未果
如何王羲之頓首

五月二十七日州民王羲之死罪死罪此夏更半時
速難衆情兼至惟增傷悼頃水雨未有不審尊體

如何似如得疾除地不承近問馳企民
不斷體氣便自差強此物益之斷下去

遠也以爲良方出何是真此之謂謹及圓青州白

牋不備羲之死罪死罪

寒伏想安和小大悉佳奉展乃其
一偶見不呈佳草榻帶

羲之死罪見子卿且一一荒民惠懷塗一最要也甚
以欣慰唯願不倦爲善承尚留此生當廣陵王佳
此生處事以驗海陵間殊令人有懷也羲之死罪
死罪

想元道弘廣平安道充當得還仁

羲之頓首涼君可不女差不耿耿想比能果力不具

羲之頓首頓首

阮信止於界止耳向書已具不復一一王羲之白

昨得般信答書今寫示君永無怨碑如連思順從或
有怨望其不宜盤桓或致嫌也相深復征討也四字

行

驗同罪一行

十二月十日羲之白近復追付期想先後二字皆至

昨得二十七日告知君故之劣復痛甚懸情災雨

比日復何以善消息遲後問僕平耳及不一一王
羲之白

知尋遣家信遲具問

向遣書想夜至得書知足下問當遠行諸懷何可言
一十必早發想至足下如向具也

行當是防民流逆不少爲利耶此禁止於

郡更尋詳若不由上命而斷中求絕者此以爲利
卿絕之是也更尋詳具一一白若縱民所之恐有
知向者流散之患可無善詳甚聞

君欲船輒勑給所須告之

得君戲詠承念至此年乃未見

大保思一散知足下歸乃至孔建安家熟乃爾往還
以實十非之劣所恆若之不復二字注更克近道唯
命是往矣

恐有簿書之煩益屬所事可立制懸不笑二字注而給
饒有之家開令治國令治別訴爲盛田不平者嚴
制如此事省而虛實可知其或非所樂而絕賦絕
賦給者今爲不賦得里人遂安黃籍前言皆斯人
非復一條可歎今便獨坐令自郗信求官邈等想
必可得君亦得當見書若萬一不樂想可共思得

州二字注數十家見經營不爾無生此理也別當以
其想深共思不待煩言

十二月二十二日羲之白節近感歎情深得去月二
十二日書知君故若日耿耿善獲之佳不僕得大
寒疾不堪甚力還不具王羲之白

十四日昨疏信未卽取遣適孔彭祖其弟都下七日
書說雲子暴霍亂亡人理乃當可耳惋惋人人桓
公同生痛豈可謂楮睡耶字注

農敬親同日至至數日耳道路平安為憫妹且為大
慶懷也

知弟不果行吾不佳向近也珍

適書至也知足下明還行復克向王羲之白
小大佳也賢兄如猶當小小佳然下不斷尚憂之僧

權

近所示欲依士虞別上申一期尋按臺報不聽上此
無道當戮力於事不可但俊解故君懸乃是今勝
縣而復以為難耶

知足下以界內有此事便欲去縣豈有此理此縣弊
久因足下始有次第耳必無此便使當息意勑諸
處及縣省馳書與臺中論必釋然故遣旨信示意

羲之頃首雨無已可不兒猶小差力不一王羲之

頃首

省告攝功曹事一一屬以所求寬逋發守命必欲肅
之是以間意其制制豈立不得不必行普三年
三月徐僧權一十五紙天寶十載三月二十八日
安定胡英裝朝議郎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徐浩
與殷侯物政當爾不可不即定之勿疑左下字

李母猶小小不和馳情伏想行平康却新婦大都小
差卿大小四字注僧權字繼有

近書至也得十八日書與慰雨蒸可不可不二字注參軍

轉差也懸耿吾脾痛極炎不得力至患之欲注不得書刀數自縫上僧權字不全開元十五年跋尾其縫折處非本卷翰印楷處

足下當為遠慮不可計目前僧權

省示知足下奉法轉到勝理及此散滌塵垢研造滯累可謂盡矣無以復加潔園此之殊誕謾如下言也吾所奉設教意政同但為形迹以小異耳方欲盡心此事所以重增辭世之篤

適都十五日間清和傳賦問定寂寥當是虛也然始與郡奴屯結不肯出恐或令人悒悒想官長足制

之耳褚映

雨寒卿各佳

一字

不諸患無賴力書不一王羲之間

君倩

疾雖篤疾謂不得治力豈圖齒間奄至痛情惋深半年之中禍毒至此尋念傷摧不能已已况弟情何可任遮等毒酷備盡當何可忍視言之酸心奈何奈何壞俗倩

此公立德由來而嬰斯疾每以懷惋旣常冀積善之慶當獲潛佑契同昔人尋惜事

至未能喻心省足下書固不可言已矣可復奈何

絕筆流涕

足下各可耳復兩足可厭苦吾所歟自去不復辭此

意想足下明必雨之遲散羲之頓首

足范生公及院公旣并徵旨足下謂合猶指益之宜

不謝一十信君倩

羲之危罪累之自至也辱十四日告慰情念轉寒想
善平和下官至匆匆自力自羲之其諸人何以耿

耿

令使自恐不時至耳懷充

奉黃耳二百不能佳想故得至耳船信不可得不知

前者至不

云停雲子代萬頃桓公至今荀臨淮一字權領其府

懷祖都共重事已行僧權

月十三日羲之頓首追傷切割心不能自勝奈何奈
何昨反想至向來快雨想君佳方得此雨爲佳深
爲欣喜缺一旣乏劣又頭痛甚無缺一力不一一

王羲之頓首

兄靈柩垂至永惟崩慕痛貫心齊痛當奈何計慈顏
幽翳垂三十年而吾匆匆不知堪臨殆絕不發言
哽絕當復奈何吾頃至劣劣比加下作

羲之頓首想創轉差僕甚爾未欲佳憂憤力知王羲之頓首張忠爲記

三月十三日羲之頓首近返亦至念足下哀悼之至不可勝更寒外廻足下如何吾劣力遣知問王羲之頓首

書雖備至娶婦有以宣事情今遣羊參軍西諸所懷具必欲注一字今觀想可思今得時面克令得還也

僧權徐浩

羲之白一日殊不叙濶懷得書知足下嗟劇甚耿耿護之冀以散力不一一王羲之白

知德攷故平平想當轉得散力每耿耿不忘懷足下小大佳否

忽然夏中感懷涂沴不適足下復何似耿耿吾故不佳得遠近問不虞生何當來遲一集昨見無奕十九日三字注書二十六日酉也云仁袒服右散一齊

不覺佳酷羸至可夏力知問王羲之書白

書成得十一日疏甚慰之舍動靜馳情先書已具不得一一

知汝表出使去不得見汝此何可言想秋必還恐此書不後及一一混後有四自是韓晉八章草枕

九家真隱鸞開鵠瑞集客登秦望書一紙

孔侍郎著作三字注朝當時侍從庾參軍兄弟三人輒

承命三軍弟至都孫道常約孔東遷駒承命表曹
言如勅侍從承命謝功曹長旭故夫謝輪死罪死
罪奉命輒侍從塗三字孔孝廉前史孔琨死罪命違
輒侍從王征東郎勗言輒當早也侍從孫參軍定
伯承命王逸少頃首謝七日登秦望可俱早也
諸患者復何如懸心比疏已俱不復一一

桓安西親自伐蜀立

書勿勿未得遣信又復不知足下問吾旣不快弱小

疾苦其無賴尚小停有定去日更與足下相聞還
示具義之白

兒故未至不知何久足下念

適書至也此人須當令塗想足下可爲停之故爾王
義之頃首徐僧權徐浩

六月三日羲之白徂暑此歲已半感慨深可得二十
七日書知足下委頃耿耿愁增患耶善消息吾至
勿勿常恐一夏不可過不一一義之白

賊以還不知遇官軍云何可深憂知欲上虞初到別
上今勑聽之縣事不同直不相連耳

旦奉祠感恩悲動得書知問吾之劣力不一一羲之

問僧權

重熙去具今子曰與曹論謝嶧吾又與蔡書一足
下復的清談九字注想必有理耳長任此得解未吾
與二字注江生論書答如此足下思所向示之要致
懷也須卿爾誠悲悲字注復致書言所然於羲故後

來之今不能忘懷

王逸少頓首敬謝各有不欲集想食後能來
想曹參軍疾者已佳必能同來

得告為慰妹下斷以為至慶吾比日至惡未果殊有

邑想王羲之頓首

見弘達二書皆以遠也動散即佳為慰足下晚各何似恒灼灼吾恒乏欲不復堪事然力不一一王羲之頓首前邊僧權內邊妻珍

足下各何事恒恒耿耿故問王羲之白

足下以有董仲舒閉陽法可勑令料付雨憂之深重

謝二侯三字別行印

曹瘦王六君別行僧權此六字一段

羲之頓首君可不語差也耿耿力之間王羲之頓首
上下無悉從佳也敬和近問不有至憂其疹者令

人深憂隔久何日能來

六字別行

曹參軍

三字別行

珍哲悌

僧權開元五年十一月五日陪戎副尉臣張善慶

裴文之

累書想至君此各可不僕近十數日匆匆腫勦數爾
進退憂之轉深亦不知當復何治不由食穀也自
食穀有餓少肉氣力不勝更生餘志去月盡來
停穀啜麪復平平耳

知玄度在彼善悉也無由見之此何可言

今與王會稽丘山陰書借人想故當有所得又語令

丘臨葬

兩字注借輕車喪具也想必得耳

縫上僧權

劉公差甚慰甚慰知前乃爾委頻追以恒然今轉平
復也阮公近問不萬轉差也
已上右軍書語都計四百六十五帖

古今法書苑卷之三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甫編

雲間王乾昌伯元甫校

十一之墨蹟五

王右軍蘭亭敘

唐何延之蘭亭記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鄉邪王羲之字逸少所
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胃肅散名賢雅好山水
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宦
游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
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叔

仁釋支遁道林及其子凝之微之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迺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搆別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箇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其時乃有神助及醒後它日更書數十百本無如祓禊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永卽右軍第五子徽之後安西成王諧議彥祖之孫廬陵王胄昱之子陳郡謝少卿之外孫也與兄孝賓俱捨家入道俗號永禪師禪師克嗣良矣

精勤此篆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于大竹簏簏受一石餘而五簏皆滿凡三十年於閣上臨得真艸千文好者八百餘本浙東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孝賓改名惠欣兄弟初落髮時住會稽嘉祥寺寺即右軍之舊宅也後以每年拜墓便近因移此寺自右軍之墳及右軍叔奮已下塋域並置山陰縣西南三十里蘭渚山下梁武帝以欣永二人皆能崇於釋教故號所住之寺爲永欣焉事見會稽志其臨書之閣至今尚在禪師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並付弟子辨

才辨才俗姓袁氏梁司空之玄孫辨才博學工文
琴棋書畫皆得其妙每臨禪師之書逼真亂本辨
才嘗於所寢方丈梁上鑿其暗檻以貯蘭亭保惜
貴重甚於禪師在日至貞觀中太宗以聽政之暇
銳意翫書臨寫右軍真草書帖購募備盡唯未得
蘭亭尋討此書知在辨才之所乃降勅追師入內
道場供養恩賚優給數日後因言次乃問及蘭亭
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辨才確稱往日侍奉先師實
嘗獲見自禪師歿後薦經喪亂墮失不知所在既
而不獲遂放歸越中後更推究不離辨才之處又

更勑追辨才入內重問蘭亭如此者三度竟斬固
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就中逸少
之迹莫如蘭亭求見此書勞于寤寐此僧耆年又
無所用若謂得一智畧之士以設謀計取之尚書
右僕射房玄齡奏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
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執多權謀可充此
使必當見獲太宗遂詔見翼翼奏曰若作公使義
私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雜帖三四通太
宗依給翼遂改冠微服至湘潭隨商人船下至於
越州又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日

暮入寺、廵廊以觀壁畫、過辨才院、止於門前、辨才
遙見翼、乃問曰：「何處檀越？」翼乃就前禮拜云：「弟子
是非人、將少許蠶種來賣。」歷寺從觀、幸過禪師。□
溫既畢、語議便合、因延入房內、即共圍碁、撫琴、投
壺、握手、談說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頭如新、傾蓋
若故、今後無形迹也。」便留夜宿、設壻面藥酒茶果
等、江東云壻面、猶河北稱甕頭、謂初熟酒也。酬樂
之後、請賓賦詩、辨才探得來字韻、其詩曰：「初醞一
壻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莫、步月共徘徊。夜久
孤檠思風長、旅雁哀、非君有秘術、誰照不燃灰。蕭

翼探得招字韻、詩曰：「邂逅欵良宵、殷勤荷勝招珍
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遙。酒蟻傾還泛、心猿躁似調。
誰憐失羣翼、長苦業風飄。妍媸畧同彼、此諷咏恨
日相知之晚、通宵盡歡明。」月乃去、辨才云：「檀越閑即
更來此。」翼乃載酒赴之、興後作詩、如此者數四、詩
酒爲務、其俗混然、遂經旬朔。翼示師梁元帝自畫
職貢圖、師嗟賞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弟子先門
皆傳二王楷書法、弟子又幼來耽玩、今亦有數帖、
自隨。」辨才欣然曰：「明日來可把此看、翼依期而往。
出其書以示辨才、辨才熟詳之、曰：「是即是矣、然未

佳善貧道有一真跡頗亦殊常翼曰何帖辯才曰
蘭亭翼佯笑曰數經亂離真迹豈在必是響搨僞
作爾辯才曰禪師在日保惜臨亡之時親付于吾
付受有緒那得參差可明日來看及翼到師自於
駁屋梁上檻內出之翼見訖故駁瑕指類曰果是響
搨書也紛競不定自示翼之後更不復安于梁檻
上并蘭翼二王諸帖並借留置于几案之間辯才
時年八十餘每日于牕下臨學數遍其老而篤好
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既數童第等無復猜疑後辯
才出赴靈汜橋南嚴遷家齊翼遂私來房前謂房

子曰翼遺却帛於在牀上童子即爲開門翼遂于
案上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便赴永安驛告
驛長凌翹曰我是御史奉勅來此有墨勅可報汝
都督徐善行善行即竇建德之妹婿在偽夏之時
爲右僕射以用吾黃門盧江節公及隋黃門侍郎
裴矩之策舉國歸降我唐由此不失貴仕遙授上
柱國金印綏綬封真定縣公于是善行聞之馳來
拜謁蘭翼因宣示勅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
辯才辯才仍在嚴遷家未還寺遠見追呼不知所
以又遣散直云侍御須見及師來見御史乃是房

中蕭生也。蕭翼報云：奉勅遣來取蘭亭。蘭亭今得矣。故喚師來取別。辯才聞語，而便絕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而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玄齡舉得其人。賞錦絲千段，擢拜翼爲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餅一、金鏤瓶一、瑪瑙碗一，並實以珠。內厩良馬兩匹，兼寶裝鞍轡。庄宅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之秘愬，俄以其年耄，不忍加刑。數日後，仍賜物三千段，穀三千石，便勅越州支給。辯才不敢將入已用，廻造三層寶塔，塔甚精麗。至今猶存。老僧因驚悸患重，不能強飯，唯啜粥。歲餘乃卒。帝命供奉榻書。

人趙模，韓道政、馮摹、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榻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聖躬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聽。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蘭亭，可與我將去。」及弓劍不遺，同軌畢至，隨仙駕入玄宮矣。今趙模等所榻在者一本，尚直數萬錢也。人間本亦稀少，絕代之珍，難可再是。吾嘗爲左千石時，隨牒適越，航巨海，登會稽，採禹穴，訪奇書，名僧處士，猶倍諸郡。固知虞預之著《會稽典錄》，人物不絕。

信而有徵其辨才弟子玄素俗姓楊氏華陰人也
漢太尉之後六代祖佺期爲桓玄所害子孫避難
潛竄江東後遂編貫山陰卽吾之外氏近屬今殿
中侍御史瑒之族長安二年素師已年九十二視
聽不衰猶居永欣寺永禪師之故房親向吾說聊
以退食之暇略疏其始末庶將來君子知吾心之所
存付永彭明微察溫直超叔令等兄弟其有好事同
志須知者亦無隱焉于時歲在甲寅季春之月上
已之日感前代之修禊而撰此記主上每暇隙留
神術苑迹邇華聖偏重蘭亭僕開元十年四月二

十七日任均州刺史蒙恩許拜掃至都尋訪所得
委曲緣病不獲詣闕遣男昭成皇太后挽郎吏部
常選騎都尉永寫本進其日奉日曜門宣勅內出
絹三十疋賜永於是負恩荷澤手舞足蹈捧戴周
旋光駭間里僕跼天聞命伏枕懷欣殊私忽臨沉
疴頓減輒題卷末以示後代

王羲之嘗書蘭亭會序隋末廣州好事僧有三寶寶
而持之一曰蘭亭書二曰神龜以錫爲之腹受水
能行三曰如意以鐵爲之光明洞徹色如水晶唐太宗特工書聞右
軍之蘭亭真跡求之得其他本若第一本知在廣

智果會要云會贊人
為僧工書後周人

州僧而難以力取故令人詐僧果得其書僧曰第
一寶無矣其餘何愛乃以神龜如意皆棄之

右蘭亭序染亂出外陳天嘉中爲僧智永所得至太
建中獻宣帝隋平陳帖歸晉王廣王不之愛僧果
從王借榻及登位終不求索僧果死辯才得之太
宗爲秦王因見搨本知在辯才處遣肅翼取之武
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始搨以分賜近臣劉餗
嘉話

若簇鏗後人希白所撰南部新書則言太宗在秦
邸時歐陽詢就越州求之武德四年入秦邸及搨

本以送鄭才趙景安雲麓漫抄引唐野史載智永
所居之寺曰雲門會稽志則云智永與其兄惠欣
本住郡之嘉祥寺右軍舊宅也梁武以二僧能從
釋教合二名改賜額永欣云

溫處士鄭元素溢韜之甥隱廬山青牛谷四十餘載自
言從韜發昭陵入隧道至玄宮見宮室制度宏麗
幽深殆類人世正寢東西廂皆設石榻上列石函
中有鐵漆匣悉藏前代圖書及鍾王墨蹟祕護謹
密紙墨如昨盡為所掠韜死不知流散之所
唐何延年謂右軍永和中與太原孫承公四十有一
人修板禊擇毫製序用蠶繭紙羸筆遒媚勁健

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就中之字有二十許，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如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終不及此。余謂神助及醒後更書，百本無如者，恐此言過矣。右軍他書豈減禊帖？但此帖字數比他書最多，若千丈文錦卷舒展玩，無不滿人意。軫在心目，不可忘。非若其他尺牘，數行數十字，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也。

宋高宗

贊直陷及說文重質也
或者作贊

○明宋濂跋西臺御史蕭翼贊蘭亭圖後附
予幼時聞文里遺蕭翼贊蘭亭序於辨才事頗疑之

以為文皇天縱人豪，未必為是瑣屑也。及覽劉餗傳記云：蘭亭記因梁亂流落人間，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又獻之晉王廣，即煬帝也。帝不之寶。僧智果從帝借榻及登極，竟不從果索。果死，弟子辨才獲焉。文皇為秦王日見榻，本驚喜，乃貴價市羲之書。蘭亭叙終不至，及知在辨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由此而觀辨才之師，乃智果非智永。求蘭亭叙者乃歐陽詢，非蕭翼也。汝陰王鉉性之采餗所載，謂餗父子世為史官，是正文字，尤精其言，當不

妄詆蕭翼之事，鄙妄狹陋，僅同兒戲。且云秦郎不能臺臣文皇始定天下，威震萬國，枉殘老僧，亦何敢斬一紙書，其意正相合。予疑千是頓釋，或者猶云辯才所居雲門寺有翼留題二詩，秦晁黃三公皆信而不疑，此固不足取以爲據。至若閭立本繪辯才蕭翼圖，則出於何延之等傳，會謂爲立本當時之所親見，尤非也。今閱此卷，遂執筆詳識如此。年耄神昏，未必能中乎理。又俟博雅君子定之。

褚模蘭亭

天聖丙寅年正月二十五日重裝

才翁東齋所藏圖書，嘗目盡覽焉。高平范仲淹題。

皇祐己丑四月太原王

臣觀

元祐戊辰二月獲于才翁之子洎字及之米

記

右米姓祕玩天下蘭亭本第一。唐太宗獲此書，命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湯普徹之流撫賜王公貴人。若干張彥遠法書要錄。此軸在蘇氏題爲褚遂良模。觀其意易改誤數字。真是褚法。皆率意落筆。餘字鈎填咸清潤有秀氣。轉搨毫鉉備盡與真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世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正以此本爲定。

熠熠客星豈晉所得卷器泉石流腴翰墨戲著
談標書存馬式鑾鸞昭陵玉枕已出戎溫無類
誰寶真物水月何殊志專用一繡縵金鑄瑤機
錦綺猗歟元章守之勿失

庚

一本無二字
銷作避
重裝一作手裝

壬午閏六月九日大江濟川亭巖寶晉齋船對紫金
浮玉羣山迎快風銷暑重裝

米芾平生真賞

右王羲之蘭亭序唐朝命馮承素諸葛貞之流於真
蹟上雙鈎摸當日賜本紹興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米友仁審定恭題

蠻紙入昭陵世不復見雖有當時楊賜本傳刻又多
不同至皇朝諸名公始以定武古刻號爲善本然
亦莫攷其實今獲此帖乃米老平生所寶者前後
題誌可信不誣且書史登載尤詳真希代之珍也
於是命工精加撫勒鐫之堅珉以示同好時嘉熙
庚子歲端午日西秦張濬清叔書

蘇晉家蘭亭三本一有參政蘇易簡題贊曰有若象
夫子尚輿闕里門虎賁類蔡邕猶旁文舉尊昭陵
自一閑真蹟不復存今余獲此本可以比璵璠第
二本在蘇舜元房上有易簡子者天聖歲跋范文

正王堯臣參政跋云才翁東齋書嘗盡覽焉蘇治
才翁子也與余友善以王維雪景六幅李後主翎
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之毫髮備盡少長
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
福筆鈎迥筆鋒直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抹筆皆轉
側福而見鋒鑿字內行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于
所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此定
是孟永素湯普徹韓道政趙模諸葛貞之流搨賜
王公者碾花真玉軸紫錦裝背在蘇氏舜元房題
爲褚遂良摹余跋曰樂毅論正書第一此乃行書

第一也觀其改誤字多率意爲之咸有褚體餘皆
盡妙此書下真跡一等非深知書者未易道也第
三本唐粉蠟紙摹在舜欽房第二本所論數字精
妙處此本成不及然固在第一本上也是其族人
沂摹蓋第二本毫髮不差世當有十餘本一絹本
在蔣長源處一紙本在其子之丈處是舜欽本一
本在藤中處是歸余家本也一本在之友處

王右軍蘭亭燕集序

右唐粉蠟紙雙鈎摹本在蘓激處精神筆力毫髮畢
備下真跡一等此幾馮承素輩搨賜大臣者舜欽

父集賢校理耆曠于蜀僧元靄某與激友善每過公必一出遂親爲背飾

又陳緝熙藏

右米姓秘玩天下法書第一唐太宗旣獲此書使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之流模賜王公褚遂良時爲起居郎蓋檢校而已此軸在蘇氏命爲褚模觀意易改誤數字真是褚筆落筆直書餘皆雙鉤清潤有秀氣轉指芒鎔備盡與真無異非知書者_以所不能到也世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正以此本爲定

贊辭與前同

元祐戊辰獲此書崇寧壬午六月大江濟川亭舟對紫金山避暑孚裝

右蘭亭墨本一卷說者以爲褚遂良所臨用筆精熟畧不經意然神氣完密風韻溫雅體格規矩咄咄逼真誠非它人所能到者昔虞世南既沒唐大宗嘗與無與論書之歎魏徵因蘆遂良入爲侍書當時購求右軍真蹟是富真贗莫辨遂良一一鑒別如辨黑白遂欲右軍精鬼故後世多其所臨刻本今亦罕得示意當時臨本必多擇其最精者刻之

此其次本散落人間流傳至今耳或有疑其非真者元之時惟趙文敏公可爲伯仲是亦足爲希世之珍也併以及此識者正之

陳散宗

維
前輩嘗云禊帖真跡三本是宋蘓易簡家故物而第二本乃舜元字才翁房所藏題爲唐褚遂良摹其書毫髮備盡餘本皆不及當時米芾元章甚愛重之遂以王稚雪景六幅李後主翎毛一幅并徐熙梨花大折枝就蘇泊易得之泊才翁之子易簡之曾孫也其說是已今觀此書雖不能定其甲乙要之字畫遒勁清潤可爲書學者助翰林編修陳君

緝熙得而藏之固其宜也

許彬

昔趙文敏公北上京師得獨孤長老蘭亭石刻本觀之謂觀禊帖多矣未有如此之妙者求其用筆之意乃爲有益蓋真知書法者一見了然翰林陳編修家藏褚遂良所臨蘭亭墨本千百年下寶而有之豈易得也哉此又重于文敏公之得獨孤本也裝潢成卷卷內有米元章跋語及今之名公題品稱賞詳辨博識備矣

吳餘慶

右軍禊帖爲行書之最貞觀中故有蕭翼竊取之癖而後之珍尚者亦代有之世傳定武梅花諸刻已

少精軼者而唐人以硬黃模榻逼真者亦不多見。迺知珍玩秘藏歷任久遠信豈易得哉。褚中書所摸予目過二本此爲優者筆力遒勁標韻清逸卓然霜松雪柏凌厲歲寒而不折者也。使當是時雖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高貞輩相與比肩共轍亦未必多讓也。矧米南宮稱鑒賞之絕而且謂正以此本爲定其信足珎襲可知矣。是識其未知審定之。張寓初

昔唐太宗初得蘭亭序詔奉供奉皆臨榻惟率更令歐陽詢所搨奪真勒石留禁中後流落定武屢經

喪亂竟失之宋之南渡嘗勑孟庾於向子固家取米芾所跋褚遂良書蘭亭後復以付庾今紹興刻本是也當時訪求歐刻不可得故嘗歸遂良果有真跡豈肯舍之今編修陳君得褚書墨跡以示予比之刻本雖小不侔然清潤遒勁自有一種佳處豈此時褚書傳布獨多故千百年尚有存者惜乎老耄非真識也陳君慎藏之後當有若黃長睿者爲君精鑒而深賞也。王直

褚河南臨蘭亭序嘗於秘閣見之字體稍肥此本甚勁麗後有米南宮題識信爲河南真跡矣翰林編

修陳鑑家藏甚久其珍之珍之

上英

世率謂唐臨晉帖爲逼真者以其去二王不遠墨跡
猶存摹搨之際而運思揮毫精神風度有以合作
於前人故也此本相傳爲褚河南臨倣右軍禊帖
深得當時意趣觀其用筆迺勁清麗左縈右絆不
爲繩繩所縛飄飄然有塵外之想似與人家舊藏
別本石刻少異其爲陳君所寶者得不在於茲乎
觀畢因書以識其本

高穀

此米老審定爲褚摹禊帖蓋寶晉齋中故物也今爲
吾友陳翰林緝熙所得緝熙旣手臨入石仍襲藏

原本以爲家珍諸公辨識不一其說然以桑世昌
蘭亭傳議攷之元章跋贊良是自昭陵藏發之後
右軍真跡不可得見得見褚摹足矣譬彼照夜白
王花駿駿骨已朽而曹霸之徒猶在顧可輕耶夫
墨跡之與石刻其間奚啻形影今定武石本且不
易得况此墨本哉緝熙珍之夫何過之有

徐有貞

右軍書法妙絕古今而禊帖又其平生得意之筆體
備真行草成篇若干文文錦卷舒玩繹無不滿人
意處非他尺牘片剪寸裁之麗者比也用是書家
寶之以爲宗工矜式然自貞觀以來臨摹者多至

百本余家惟歐陽率更褚中令為能逼真歐摹石
刻已亡而褚摹墨本尚在晉法之傳賴有此耳緝
熙內翰家藏此帖久矣近乃手臨八石示余觀之
昔人評書者謂真跡當祖之臨摹本當子之孫之
子孫之骨相必肖其祖者然則褚令所摹盡肖王
帖者也緝熙所臨其又克肖褚摹者乎後之知書
者當自得焉徐有貞

蘭亭本世傳甚多宋內帑所藏至有百十七刻然墨
跡亦不多見蘇令家所收三本予得見其二焉一
在友人劉廷美僉憲家上有蘇易簡題有若象夫

子尚興闕里門數語并宋諸公題識此其第一本
字畫漫滅然亦不甚逼真米南宮謂其出第三本
下信然此則其第二本也題為唐褚遂良摸其書
酷毫髮備盡與真無異南宮皓愛今謂世傳衆本皆
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鈎廻筆鋒直
至起處懷字內折筆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楚字
內斤字足字轉筆贓毫隨之於研筆處贓毫直出
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以是較之此本信為褚
摹無疑予書固不及米萬倍而愛此過之長歲以
此為生一日家偶失火予方寢輒驚起無一語及

家事第問蘭亭在何處火熄家人皆笑以爲迂。予固知予之非迂也。此本吾家舊物。先曾祖望梅翁所藏。家難之余竟爾失去。後十有五年。神樂觀施貞菴道常易簷之頃。出以示予曰。吾藏此十五年矣。非吾子不知寶此。遂以見遺。予驚且喜。不啻珠還璧返。乃爲述其平生以酬之間。以此本求諸名公題識。陳鑑

跋唐人書蘭亭詩後

魏正始中務談玄勝及晉度江尤宗佛理。故郭景純始合道家之言而韻之。孫興公許玄度輩轉相祖

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今山陰修禊諸賢詩體正爾。然皆寄尚蕭遠軼迹塵外。使人懷想深頃。見晉人一帖云。二日詩文既佳興趣高。覽之增諸懷。年少作各有心。正謂此時也是時與集者四十有一人。今存者二十有六而已。此卷雖唐人書。故一作固自不凡。亦可珍錄。政和元年十一月戊寅觀于右軍檻堂。東觀餘論

褚模禊帖

中縫折處鈐墨寶小印。後鈐墨寶印

武功印

題蘭亭軸後

有若象夫子尚興闢里門虎賁狀蔡邕猶傍文舉樽

昭陵自一闕真跡不復存予今獲此本亦可比璵璠

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簡於玉堂北軒題

京兆章惇觀

洛陽富弼觀

高平范仲淹嘗守會稽郡遊蘭亭曲水今復觀斯文

於才翁東齋足為嘉遇慶曆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題

慶曆中襄知福州才翁爲監司相從二年故所藏墨

跡奇書多亦傳撫善本後干京師工渙金吾借觀渙

暴卒凡七本皆亡今覽禊文不覺歎息襄題

明年夏四月才翁過宋觀於沙館堯臣題

沈遘章岵晏崇治平二年正月十九日金山共觀

在都覽蘭亭不一今觀蘇令家本殊佳其河南模者

嘉祐二年七月十八日河東裴煜於吳江題

平生閱蘭亭本爲最多此其優乎當世題

丙午閏正月十三日觀於太原燕堂薛嗣昌元宗題

汝南許彥先熙寧五年九月四日御命赴二廣別大雅於司農直舍出蘭亭古本同觀之

范淳粹

熙寧丁巳歲河南范子奇題

純老彥祖巨源成伯子雍完夫正童子中敏甫子瞻
子由同觀熙寧十年三月廿三日書

汲郡公呂大防觀

葛蘋

米芾

武功郡侯蘇寶元祐辛未三月廿一日

右蘇易簡跋唐人所撫王羲之書蘭亭序臣米友仁
鑒定真跡恭跋

右軍禊帖真跡世不可得矣可見者唐摹耳而唐摹
之真者亦復不可得予前所見三四本大率有米

法家筆仗波戈趨磔無一出於自然故爲奇詭以驚
俗眼迨元章所戲爲耳此本乃吾友劉廷美所收
者蓋蘊武功家故物也有慶曆治平嘉祐熙寧元
祐諸賢題識以爲褚河南摹者今雖不可知其是
不然視他人獨得晉人筆意要非唐人不能到也
予從廷美借之試臨一遍未竟有盜竊之而去其
父予與葉及齋湯東谷會廷美飲劉草窓所因以
告之廷美無惜言而有惜色予愧且悔方共謀使
人物色而求之飲間忽有報得盜者已而家童果
追帖至予因咷謂廷美曰昔昭陵之藏以爲溫韜

所發今河南之摸又復遭此何禊帖之誨盜耶是亦尤物也請歸璧于子昔程夫子謂書札一向好著亦自喪志今予不能用夫子之言而好之是一過也而借人之好以爲好一過也又不能防盗而幾失之三過也一舉而三過集焉敢不改圖輒題其後以識吾過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觀者尚亦有所警哉景泰辛未秋孟之十有九日翰林徐叔子珵題

此帖今爲宜興尹氏所藏應禎每過荆溪輒從先之借觀今復與太僕丞季廷芝瑞卿同閱敬爲之

題成化十五年四月二日吳郡李應禎

•右軍樂毅論

谷雲院君蕭子雲阮研輩也

陳文帝才二主名舊字子華武帝兄始興昭烈王之長子也

樂毅論者正書第一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蕭阮之流莫不臨學陳天嘉中人得以獻文帝帝賜始興王王作牧鏡中即以見示吾昔聞其妙今覩其真閱翫良久匪朝伊夕始興薨後仍屬廢帝廢帝旣歿又屬餘杭公主公主以帝王所重恒加寶愛陳世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統四海同文果處處追尋累載方得此書留意運工特盡神妙其間書誤兩字不欲點除遂雌黃治定然後用筆陶隱居

始興王伯茂字稚符之文帝才二子善書廢帝才三主名伯宗字奉業文帝子

云大雅吟樂敘論太師箴等筆刀鮮媚紙墨精新
斯言得之矣釋智永記

十貞觀十三年四月九日奉勅內出樂敘論是王右軍
真跡今將仕郎直弘文館馮承素摸寫賜司空趙
國公長孫無忌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梁國
公房玄齡特進尚書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吏部
尚書陳國公侯君集特進鄭國公魏徵侍中護軍
安德郡開國公楊師道等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
本並筆勢精妙備盡楷則褚遂良記

樂敘論世傳爲義之正書第一此乃閣老宜興公所

藏其前有褚氏小印後云貞觀六年十一月十五
日中書令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奉勅審定及
排類上復有紹興并米芾賈似道諸印張宣公敬
夫失跋謂細觀行筆知爲真蹟無疑按徐浩古迹記
云貞觀十三年十二月太宗以二王書裝成部帙
署命起居臣褚遂良排署則云貞觀六年者非也徐
氏又云太平公主愛樂敘論以織成袋盛之及沒
于竊子成陽老嫗縣吏捕嫗嫗驚投之爨下書述記
云長安神龍之際太平公主奏借樂敘論出外楣
寫遂失所在其說與徐氏合則真跡在唐已不存

矣然予又嘗見僧智永題樂毅論謂自梁世摹出
天下珍之他日遂良記榻本樂毅論云貞觀十二
年四月九日內出樂毅論真跡命直弘文館馮承
素摹賜長孫無忌等于是人間始有其本觀二說
則樂毅論之傳世皆後人所摹而此特其一歟宣
公道學君子賞鑒恐非所長或題語出其一時而
不暇詳考亦未可知也都穆跋

樂毅論智永跋云梁世摹出天下珍之其間書誤兩
字遂以雌黃治定然後用筆今世無此改誤兩字
本流傳余於杭州天竺僧處得一本上有改誤兩

字又不闕唐諱是梁本也

予嘗戲爲人評書云小字莫作痴凍蠅樂毅論勝遺
教經大字無過瘞窟銘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
始逼真然適作小楷亦不能擺脫規矩客曰子
何捨子之凍蠅而謂人凍蠅予無以應之固知書
堅雖摹踰等技非得不傳之妙未易工也

○東方朔畫像贊

顏魯公平生寫碑惟東方朔畫贊爲雄字間節比而不失清遠其後見逸少本乃知魯公字字臨此書雖小大相懸而氣韻良是非自得于書未易爲此

也 蘇子瞻

○告誓文

王羲之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藁本不具年月日矧其真本云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而書亦真小開元初潤州江寧縣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吻一作尾內竹筒中得之上岐王岐王以獻便留內不出或云其後却借岐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爲灰燼此書亦見焚矣

出國史異纂
劉鍊韋絢並錄

○借船帖

王羲之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匡寶惜有年盧公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也盧出潞州旌節在途纔數程忽有人將書帖就盧求售閱之乃借船帖也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盧歎異移时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於何人京師書僧孫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鑒書畫精于品目豪家所寶多經其手真偽無所逃焉公借船帖是孫盈所蓄人以厚價求之不果盧公時甚急切減而賑之日久滿伯千方得盧公韓大冲外孫也故書畫之尤者多閱而識焉

出尚書故

實

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行書帖真跡天下法書

第二右軍行書第一也帖辭云羲之死罪復想朝廷清和雅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克定有期也羲之死罪長慶某平月日大常少卿蕭祐鑒定在王珪禹玉家後有禹玉跋以門下省印印之時貴多跋後爲章惇子厚借去不歸其子仲修車遣介請未至是竹絲乾筆所書鋒勢鬱勃揮霍濃淡如雲烟燮怪多態清字破損予臨得之米芾

王羲之桓公破羌帖有開元印唐懷充跋筆法入神

王字恐夏字

在蘇之純家之純卒其家定直久許見歸而予使西京未還宗室仲爰力取之且要約曰未歸有其直見歸即還予遂典衣以增其直取回爰已使庸工裝背翦損古跋尾參差矣痛惜痛惜

陶穀家所畜破羌帖云知虞帥云桓公以至洛即摧破羌賊賊重命想必禽之王畧始及舊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畧實著自當求之千古真可以戰使人歎息知仁祖小差此慰可言適范生書如其語無異故須後問爲定今以書示君僕嘗跋之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溫破姚襄于伊水遂至洛

時將以謝尚鎮之屬病不行所云桓公摧破羌賊及仁祖小差正當時事也是時逸少去會稽內史已歲餘方遯迹山水間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書乃歎宣武之威畧悲舊都之始平憂國嗟時志猶不息惜其一憤遠引使才猷約結弗光千世獨區區遺翰見寶後人覽之深爲與歎

王伯思

○跋逸少破羌帖後

破羌帖今在米淮陽家崇寧癸未春米在都下以泉十五萬得之後有開元印記及陶穀等題字予嘗跋之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溫破姚襄于伊

水遂至洛時將以謝尚鎮之屬病不行此帖所敘桓公摧破羌賊及喜仁祖小差正當時事也是時逸少去會稽內史已歲餘方遯迹山水間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書乃嘆宣武之威畧悲舊都之始平憂國嗟時志猶不息蓋素心如此惜其一憤遠引使才猷約結弗光於世獨區區遺翰見寶後人覽之深為與嘆

東觀餘論

○跋逸少升平帖後

晉史稱王逸少書暮年方妙此帖升平二年書距其終才三載正暮年跡也故結字比樂毅吉誓諸帖

嘗尤古質殊類鍾元常渾渾然有篆籀意非遇真嘗
未易遽識也長睿又題

陳觀餘論

○跋右軍甘箛帖後摹本

此帖中云甘箛當从艸此姑存其說而見于後跋詔中非十丈初不可曉因思曹子建詩云都箛雖甘杖之必折十丈云者恐若木十章竹萬箇之類箛似竹于文從焉此帖以之俗從草非是

東觀餘論

王羲之來戲帖黃麻紙字法清潤是少年所書滿一字幅其間數字難辨六朝寫經褊字注之後人復以雌黃塗蓋歲久膠落字見五分在丁晉公孫受繪

像恩澤者方丁云晉公故物也欲以二十千見歸予即以其直取君以與予來往議此帖書粘于後質于其鄰大姓賈氏得二十千蓋意其可贖也今十五年矣猶在賈氏曾經人用薄紙搨書墨即透數行仍汚靜地深可歎惜其家又有韓擇本八分

木一卷唐人薄紙摹五帖一帖

○王右軍玉潤帖

右蘇州教授問丘籲云在承議郎建安王寔處有古跋今裝書人皆久不還及剪却半跋皆唐名公也付理不可得匠人願陪四十分即知其切真得金

已多

王羲之筆精帖內兩字集在諸家碑上縫有貞觀半印王獻之日寒帖有唐氏雜集印後有兩行謝安批所謂批後爲答也唐太宗不敬獻之慰問帖故于帖上刮去不次獻之白字謂之羊欣以應募而以前帖爲薄紹之書跋尾書宮姓名云大曆某年月日下刮去古姓名五代人題曰蔡邕記之後題一行曰某年和傅遺予押字是薛丞相居正此是和凝丞相改爲薛氏故物以遺薛也其後歸王文惠家文惠孫居高郵并收得褚遂良黃綰上臨蘭

亭一本乏贊之官許予以五十千質之余時遷葬丹徒約王君友壻宗室時監羅務令輓亦欲往別約至彼交帖王君後予五日至予方襄大事未暇見之事竟見云適沈存中借去吾拊髀驚曰此書不復歸矣予遂過沈問焉沈曰且勿驚破得之當易公王維雪圖其父嘗許見與也予因不復言後數日王君攜褚書見過大歎曰沈使其婚以二十星資其行諸以二十千留褚書予因不復取後十年王君卒其子居高郵欲成姻事因賀鑄持至儀真求以二十千售之後蘇頌丞相家與沈之子博

毅同會問所在曰分與其弟矣翌日蘇舜元子云屢見之

晉右軍王羲之書雪晴帖

右真蹟在承務郎吳郡蘇激處集賢校理舜欽子也帖尾有古跋君倩字及褚氏字印

○右軍遊目帖

予在京師數見右軍墨蹟率皆窘束羞澁類鈞摹而成者決知其非真也今觀此帖窯森嚴千縱逸蓄圓勁於蹠動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運變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驚歎自失世之臨者雖積筆成山

吾知其不能到非右軍誰足以與此哉或以紙筆未故爲疑祕閣有唐初誥文紙色如新則此帖之尚完不足怪也浦江鄭君仲辨最博雅善書亦謂爲右軍真蹟無疑相與熟玩久之因識其後宋濂溪

○右軍文賦

予在黔南未甚覺書字綿弱及移戎州見舊書多可憎大槩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沉著痛快之語但難爲知音爾李翹叟出褚遂良臨右軍書文賦豪勁清潤真天下之奇書也黃庭堅

○王右軍書蹟後

右軍月半帖褚愛州所論序也。橘帖予曩在都見數家有此墨本，或肥或瘦，真僞不可知。要皆有數筆佳可愛。章蘇州詩云：憐君臥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取諸此。黃庭經

羲之千文

右褚紙書字筆力圓熟，在宣州觀察支使玉仲訛處，故相珪之姪謬題賀知章書四字千韻字下非也。米元章

竹葉帖

逸少竹葉帖長安水丘氏傳寶之。今不知所在。三十年前見其摹本于雷壽。蘇子瞻

